

唐史論斷序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侍制兼侍讀上輕車都

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

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

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

宜為史者泛而記之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体雖

不一皆足以作教于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

出於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

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于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



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
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
見為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
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
者之賞罰時之為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
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道也其
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輝於世此史所以為勸也
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于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
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為法至
司馬遷脩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蓋務便于記事也記事便
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于
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
所記一事分為數處前後屢出比于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
不細跡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失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于
上臣行于下臣謀於前君紬于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
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
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脩載於傳是人臣得專其謀議功勳也
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于
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
以人臣謀議功勳与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体便乎復有

道差邪惡之事以台危亂不于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
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曰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
体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
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曰其事而斷之明治
亂之卒所日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固不明人之善惡
固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日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
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体外非春秋獨為記
也遷之為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
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遷而為之
辭也或曰史之体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為乎答曰為史者習尚
紀傳以矣歷代以為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
臣之事善惡得寔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
道雖為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体正而文簡也甫
嘗有志於史竊慕古史体法欲因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
德法制与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
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
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体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
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
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
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寔錄叙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

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
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為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為編年
之体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畧君臣善
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條書之此于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
據寔錄與書無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為唐史
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補
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
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体略與
寔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体
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体可矣
不為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
制得無遺乎荅曰郊廟而下固國之臣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
明法度政教之体其條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為史者
難乎其載也是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其遂作序述
其意更俟刪潤其文漫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
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軼
粗成一家况才力不盛叙事不無踈畧然于勸戒之義謹之矣
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
致治之因台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于目前善者從之
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異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

觀者無忽不止唐之安危當為世鑒矣

唐史論斷目錄

卷上

台突厥兵

殺劉世讓

復置十二軍

即位改元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與聞

朝廷之制

殺盧祖尚

房杜相業

立建成為太子

殺劉文靖釋裴寂

放宮人

魏鄭公論治

責封倫舉賢

任房杜

魏公不避形迹

處置降虜

命李靖為僕射

命李靖討吐谷渾

魏公諫諍

立太子

劉洎賜死

降李勣疊州都督

命李勣為僕射全門下品三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乾封改元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殺裴炎

狄仁傑荐張柬之

韋后安樂公主弑帝

卷中

景雲年

姚元崇相

酸枣尉袁楚客上疏

用李林甫平章事

刑罰几措推功李林甫

用王鉞聚斂

封禪

貶權萬紀言利

以高昌為州縣

親征高麗

後宮不著名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在位改元

殺上官儀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

李敬元統兵

不稱武后年名

張柬之遂廢武后

帝王細務

開元尊號

盧懷謹卒

張九齡乞斬祿山

冊忠王為太子

輔璆琳稱祿山無事

李光弼殺崔衆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李峴降蜀州

顏真卿降峽州

李棲筠卒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盧杞奸邪

疑忌李晟

卷下

李絳料魏博事勢

李鄘辭平章事

裴度罷相

韋處厚乞相裴度

貶杜元穎

保全內臣

不能制內臣

李德裕讓太尉

貶李德裕

令狐綯縱賊

鄭畋罷相

賊陷睢陽害張巡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懷恩由賊將分帥河北

李寶臣復叛

開豐州零陽渠

陸贄論吐蕃

李晟論張延賞

崔損卒

用裴度相

注意相

失河北

劉克明弒昭愍

辨朋黨

鄭覃言開成政事

殺陳王

不能駕馭李德裕

無人君大體

用韋保衡路巖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全忠弑帝

唐史論斷上

高祖

台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
吳師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
亦有北貉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為勝何乃聽
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於突厥斯自小也財帛金寶皆民力所
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
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立建成為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
之乎世固為常法若夫太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
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于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
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自舉義
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知愚者知其不可
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况受禪之初天
下未定何汲汲于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
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静釋裴寂

論曰恩与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
矣反是道何以復心人裴寂劉文静俱以佐命為大臣文静才
畧功名逆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静文静失律則除名
及与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讒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怯而無謀
屢為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頌待彌厚可乎施恩于寂太
優用刑于文静太暴二者俱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人去
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間為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歷戰伐多
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之名既_以知邊徼
使備窳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窳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

謀殊不知世讓既荷任用已有功效何故与突厥通謀况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為便今得其地守之是阨其入寇之路也世讓經畫如是戎人反言与己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暗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懈也中夏之廣外夷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為患耳則武備可一日懈乎况大亂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為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畧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今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

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于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宮及于教賢如魏相者不肯出仕矣蓋人君廣置嬪御者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侈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統私謁怨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為難諫止而不願仕也况隋煬荒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閨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

三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即位改元

論曰春秋書國君即位必于元年正月朔新君踰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答曰尚書記天子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為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既為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即位不可一日而虛故于柩前即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為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况魯侯即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即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寔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即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

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于理故能變天下之
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事不勞而成矣孔子
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或曰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
後仁何謂也荅曰孔子教為邦者久之辭也為邦若非聖哲
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
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為天下
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
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為踳雜莫復前古之事也觀魏公
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論力變時
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效時太
平德流于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
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
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俸補國事乃其
志也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
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聞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
天下但觀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
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

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
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
言故劄直之臣有激評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
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責封倫舉賢

論曰封倫真奸人太宗真能照奸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荐達
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
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
嘗推荐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
真奸人也蓋奸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惧失之以
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已之名見已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
能保寵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奸人立私必人附已
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奸人以謂不附
已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己之恩則不為己之黨此所以
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奸人無至公待人之心：既不公知人不
明雖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己之累此不樂
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于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人析之
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奸人之情者也國有奸如封倫者世
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而赫于
無窮矣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用矣大
臣議事使諫官御史三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
其過則大臣安敢不盡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
之屬官不得奏奉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
自絕矣踈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餼馬以備急
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奸人無所
附而事權不假于人矣教者皆朝廷大法為人君者能遵行之
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
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
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
制之嚴也教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居資性至此者鮮
矣然設官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
奏事明陳于庭踈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
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
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
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
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也則事機難追

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之國事房杜方盡心國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于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以可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為法

殺盧祖尚

論曰人主搃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也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于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上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体御于內外也盧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為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于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遂于過商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事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為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于下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主怒狂為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

其人或已之親旧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辯又如
有奸惡之人將為國患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
足者以此避疑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為
身之謀耳非所以為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
君之道也奸人起將時之患也為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
君之道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
謂非公忠之道也温彦博曰魏公之譖逐言人臣須存形迹此
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
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為不見赫々之事而世大賢之何
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々觀時事如何身房杜自秦府遇主
講天下事固詳太宗即位遂命作相付任之專不与他相全乃
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
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
矣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
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况公于取士各盡其才此房
杜得佐主吳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
又防奸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
垂憲於後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

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可知也即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奸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不能使之漸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為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溫彥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紉溫彥博曲議處虜內地仍擇酋長脩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態弱則伏人強則為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其心從古而然也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為逃死之計身置之塞外分酋長以主之足示好生之德何故處置有差也蓋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為患但以大度蓄之至仁懷之夸大威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寔厥餘衆若遣居河南綏德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為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况靖深入虜地
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
散于亂兵之手此不識事体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
精騎深入虜中無緼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
兵衆正得其宜安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耻安
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衆是
上不奉君欲下足思衆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耳
太宗為何至以奇寶為意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
靖之忠誠無所期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
其事命靖為相亦足光其功德宜罪讒人以戒于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于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于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為帝王盛
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
然封禪之後災異教至天下多事益繁費生靈早動和氣所致
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况此禮不著于經典也司馬遷
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
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于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
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
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埽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

數出之土此寔至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為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為當世勲臣首方以老病居家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太子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遠于靖筋力未衰于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關權萬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罪萬紀言利真得天子之休天子為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存莫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於節用二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為侈大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奸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後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為令動為法以好利聞于天下豈其休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耳正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始皇之過不起其後休不耐熱公卿請營一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罷露臺之

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勅預修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極言隋
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宮主勅有司資送
倍于長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宮主尊於宮主豈得以親愛
厚資送于長宮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
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
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上
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
賢者禮內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
餘用矣故薄賦歛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並所為有天子
之體矣嗚呼為天子者皆可以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為
侈大制度不立權倖不抑所致耳所為侈大物力固難以給若
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權倖不抑則奸人競附而
私思益廣天子雖獨尚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復能
謹制度絕權倖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
為天子而得其体著仁德于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
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
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正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
著者然不過諫後遂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為

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
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
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
之引前代治亂為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為忠也魏公事英主
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敢諫諍以防其甚如
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
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為忠魏公
之心後之為相者宜詳之

以高昌為州縣

論曰中夏之與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用不類
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能能以德
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為中夏患則上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
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強有其地一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
戍守之勞又使諸戎謂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怨恨俟時乘隙合
從為患矣以太宗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尚以為
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遠太宗者慎無貪戎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為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自有常禮若嫡與年者或昏
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法取眾望決已意則
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

一子忝長而有道立晉王無疑何至投床自若取決於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善人情可屬無忌終不擅其思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論曰正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宗練兵師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棄忘之意臨天下可預防患難求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殺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中中國之事命一二將師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為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舉中國數萬之衆驅之異域輕其性命已似忍心况以萬乘之尊與遠夷爭勝又自輕之甚雖平遼東破延壽大軍何足並其威德若延壽細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雄自恃忽於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止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述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由魏徵苦諫致失事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衆太宗下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詔從行軍人戰死者加勳級勝殞地則中國士衆殞命于遠夷可知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為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中國之事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所損乎且李勣追咎魏徵諫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之大破其衆足示

中國之威不迫擊之亦未為失高麗本不能犯邊何至親征乎
勅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時已責其誅徒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深憂之或言誅大臣事亦与前誅徒之語何異倘為遂良所奏太宗疊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於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絕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况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奸人從而譖構之惟恐其無罪故劉洎之子訴冤李義府助之賴梁彥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于此矣又正觀寔錄本敬播所修号為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于後宮恩寵逆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事著名於外蓋寵_通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後宮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奸邪附之著名於外又况親族竊恩競為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為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不無寵嬖但外不聞何人耳惟徐元容以恩願稱絕不干預外事

復能諫爭君失則正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不能遵守神寵
中上官昭容等招權於外廣植奸黨天寶中楊貴妃專勢于時
務強親屬國事既亂教嬪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上世淳風
既徃人主之尊為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簡朴或不能則宮室
服用既過於古矣雖英明之君為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意上
有侈樂于後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亦為大過也既嬖之若處
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干國事使竊屬倚之以作
勢奸人附之以竊權氣燄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于後
宮或有嬖寵能以正觀為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為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歷
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其謀謨智力立功立
事為大臣固宜然以其勣^初不負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為
此節勣雖高勲重望位尚書預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
子敢不盡力乎何至無故謹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
恩于父尤未有不厚其子弟者况天子以大位授人又寵信之
豈于太子不盡力耶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感激不能
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快：太子雖授以僕射勣之机心
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節
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為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采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書令為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書令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勣自尚書授詹事詹事卑於尚書藉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全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聞國政此侍中書令之任也今勣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全三品故蘇冕會要駁其事曰李勣遷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後一品僕射從二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五等之意乖乎杜佑通典曰全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今所給祿秩全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全三品者止託初命率不以為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即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文之體一日麻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少逆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送陰譎之計構陷中宮為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皇儲即位之年地震于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陰盛為戒也太宗臨終願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于臨終天地示戒于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

况高宗幼為聖父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辯事理乎但內惑嬖
者之計外細奸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
狗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及為嬖者戕
賊亦卒不問此又孱懦之態甚矣使文武之臣蕃夷之長共朝
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
宗室殺大臣凡移宗社寔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奸黨所
贊亦由李勣微言于志寧願望所致再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
寧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言奸黨豈能
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宗之過者李勣志寧也
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
其官爵明大臣之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
因諫而降明無罪也遣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勣
志寧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
之体也

即位改元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
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教繼之終于一世此前
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
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正觀雖為年號亦
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

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惑謬言由不知其人為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寔錄移威鳳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尚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鞠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况無忘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奸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辜正欲快鑿者之意使元舅以勲德重望寃死遐裔不惟昏塞之過寔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訛聖人垂使法人君与臣下謀議不可輕脫漏露致罹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寧如是也况君乘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于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乎高宗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法廢之固宜方与上官儀定議后遽自伸訴茲以不密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亦何所為反惧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嬖人童子之態遂使奸人乘后之意構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甚養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
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几措歲時屢穰其四夷之服則大者未
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禪盛德之事慮
已所為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預先帝道
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奸人亂政忠賢竄戮天子
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垂簾威福不專于己此大亂已見有何
功德可以告成蓋狗后之欲舉希濶儀物誇耀天下耳登封之
後歲飢民困日食芟見連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于天又
千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于動和氣所致与奸人預慮天時不
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為年號若以歲旱為乾封則民之飢困
災變頻仍是果天佑哉為天下者切戒于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惟取一
大善為稱使不名浮於寔也歷代帝王謚号或寔或虛不能盡
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字為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
太宗之謀然親平大亂成就王業謚武宜矣太宗以武功定天
下即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几致刑措經紀号令与
治古今謚文宜矣今高宗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高祖
於堯之道安可擬議况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既知不稱
豈非辱之太宗加武与聖此不為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

豈禮乎二后歸神聖尤乖其寔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歸武后自欲尊大妄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祖宗二后用掩其迹嗚呼天子狗后之欲僭大其稱竄祖宗亂典禮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身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為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曰目疾欲令攝亦政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為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琰為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心確論力救其事義琰協心助為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寧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願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史而歿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為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于所守禍福繫于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通死生貴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馭駕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忌賢不私怨則國事濟矣李敬元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辱此時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怒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但兵狗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衄自損國威此昧於知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逆然仁軌之道大矣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議迺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為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懾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位之初逆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制於內一孱主豈能有為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遽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武后為之謀爾殊不知后既能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出于己其勢至此事肯已乎况素有異謀也炎方區々諫正其道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寶已預其謀既使得之乃以廉恥為責令歸其寶言得逆乎言既不逆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為人臣者雖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身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人謀則不利于己故有忌之

之意矣與劉禕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寔錄撰國史者皆為立紀繫后事于帝王之年列偽周于有唐之史名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于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禮不違常典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于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

狄仁傑荐張柬之為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奸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有過于人謂不用奸人無以成己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己迥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姜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兇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崇相國才謀之士不乏于時尚致三訪于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荐張

東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号恣行兇虐尚以大權付得其人必不荷敗為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然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為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于武后寔錄書彥範請太后復辟卧不語事是廢之為寔今迹其寔事書東之彥範等遂廢武后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于祖宗及其崩也以子託后：擅威權乃逆奪其位僭竊大号恣行兇虐毒流內外踰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足戒于後况寔廢之安可諱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于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于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后奪嗣君之位變唐國号凶歲虐法為害歲久得安無所貶也况書廢武氏者寔其僭竊之号強大之權復后之位身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統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為唐貶絕罪人且作戒于後也

帝后安樂公主進鴛帝

論曰中宗真天下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自始以失道為大臣所廢遂解深思前過自新厥

德暨復正位享國承年中宗即位之初適寵后父因大臣切諫
有不道之言為母所廢流離艱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
至深天下之心繫于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
京師及正位昏庸之態又甚于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奸
惡一不為意忠臣諫而不納凶人進而得記賢者罹罪邪者受
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省過
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
然何等人身故復位數年孱惑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
性歟卒至凶嬪逆女結邪謀而終由以至愚自貽其禍也

唐史論斷卷上終

唐史論斷中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
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
急于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
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可不
謹其事歟睿宗于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
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
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為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

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長子薛讓之誠立為太子又以時^方多難上象示變知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于子寔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奈何為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体豈正乎故養成其妹之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內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玄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輩讒言交結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教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則易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韋庶人所制用奸貪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變之術一日

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即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翊舊勳素親倚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于說適在疎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主知疎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固宜以此為用賢之法也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帝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為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稱曰天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常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為嬪人所制繼紀號令不由於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号曰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罪与笑耳明皇以賢繼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賡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實德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諛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于通變之机不稽古道無以成火中之法况明皇英偉之主忠亂雄俊臣下常以古道諷之尚慮越逸可得更言何必稽古以導其侈心耶

酸枣縣尉袁楚客上疏諫誤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內外無事寔

有承平之風聽之政暇頗自娛樂以人之常情觀之天子當承
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為大過然出眾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
往之不諒其心或以忤意厭之或以立異惡之奸邪希旨之臣
撫擬似之事從而譏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
且欲圖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為人
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
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奸臣謀議固無所合
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衄
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况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
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衄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
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奸言讒間久
有忌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
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內倚
奸言外養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奸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
此國事大失人道几喪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訟獄希少曰國
政善惡皆有後効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
齡之徒繼為輔相盡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
逸憚勞志氣稍充目前無患鮮有不驕墮者驕墮不已憂患遂至此事

勢之常也况萬乘之貴為天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時此自樂
驕怠之志必從而生奸人窺其情益求美物作奇伎以奉之心
說意快以寵其人一寵之則奸人之徒爭奮其計矣奸人得計
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
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大康不聽五弟所述禽荒色荒甘酒
嗜音峻宇雕牆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公崇飾宮室由余訖其勞
民能改其過乃與霸業之事正疏言之以上驕逸之漸明皇雖
容其言而娛樂不改其意自有大功即方位任賢才致天下無
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豪向在
藩邸歷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起兵討之能成
大功茲乃感憤而為也又即位勵精政元事委信賢佐命盡除
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于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為
意殊不知娛樂浸久志意漸昏奸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
明皇雄才大畧雖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入
人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明皇才畧復
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
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
舜至治之世尚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戒慎若此後世之
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
樂以節游幸以時豈不樂乎况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

獸廣聲色使奸人得以窺其款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或嗜好於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使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惑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款而有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導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思澤之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抗矣明皇存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荐宋璟盧從慮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慎與宗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侈縱為時所訛見主之過然而不言此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款取名于後世也懷慎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固祿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止於後以此論之懷慎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荐賢者諫諍于後尚可掩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荐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為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人臣所荐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即官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許即官不可為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為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為韓休所荐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內為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荐休有一時之名其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已之嬖寵者也林甫為近臣能使嬖寵者為之言其人奸佞可知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既相之後能議何事况不知學術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寵耳况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于主意當考其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况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已意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况明皇天資不為不明一日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奸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為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久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地勢以害忠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

類無入相之路養成祿山凶威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奸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已罹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可不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剛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心贊助故德化被于人問風俗既厚獄訟几息及在位漸久怠于政治雖奸邪乘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于政及罷免賢相專任奸人直臣言事遂至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讒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道但惡在于內而未及于民前日為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尚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奸迹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為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特希其意妄託微物用為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聽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奸惡日甚無所不為天寶之亂乃為惡之效也為君為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為己功當顧己之行事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冊忠王為皇太子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為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母善敬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

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過又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
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中張說之過也
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可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即位之
初急立太子蓋方寵瑛母用悅其意耳立之歲久中外不聞其
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
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馮真圖忠王奇表寔類聖祖社稷之福
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便乎蓋昭成方
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命天故因事言之使衆知
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
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
王之事豈無密謀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
足以代之何不定計退瑛于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過
何得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之雖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
子救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奸賊之言入之易爾以此論之豈非
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
皇方惡直言林甫方肆凶計誰敢開口預謀國事明皇于林甫
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遠
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美又不贊
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子之惡說無以逃其罪
矣

用聚斂臣王鉞

論曰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禮非功臣不賜寵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奸臣竊其澤所用固有限所歛固不厚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蕪意常不足耳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洽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机日恣侈逸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奸臣導其欲恩倖寢廣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于時也韋堅以漕運寵揚謹矜以積財進至王鉞任用則剝民極矣民以戍死邊造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廣收脚費寃痛之深徧于天下鉞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餘納于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且天子為生民主民勤力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教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于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施惠于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逸廣偏賜嬖寵之家競為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斂之臣割肌膚槌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奸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乱不可得也王鉞聚斂極矣繼以揚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獲資盜

賊之用是明王寵奸巧之臣第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慙終乃為賊資也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教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教乎後之王者宜鑒于此

中官輔璆琳稱祿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于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權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揚國忠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祿山逆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知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于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于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過於國忠及為璆琳所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之人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南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于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置朝廷於何地况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未張安得為強橫之態以輕朝廷耶崔衆奉詔交兵

驕慢將帥此固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于時
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
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台任其人豈
拒王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強橫之甚矣
且穰苴之斬監軍以直起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
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所有忿也光弼受
將相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而三軍信服矣况衆
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
法至有斬宰相之語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過朝廷微弱
強橫自恣此固跋扈者常事耳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于大
体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于^時平明賊之功高于諸將
晚為說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常蓋大公之心尚慮智謀不用或
至敗事况扶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為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
進明帥河北南阮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琯又
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乘不平
之氣舉事爾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教人為賊所害
軍民之衆罹其荼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名既高
固有嫉之之意雖無許叔冀爭權未必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

寔進明之罪不繫房瑄之過也。答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不
滿其意，遂極言排瑄，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
甚重，瑄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
共力國事，奈何？叔冀一狡險人為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
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
進于遠，功名無不嫉，意當南霽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
足以感激于人，稍異木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
情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憚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巡傳，
後叙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已之上，不肯出師，不言叔
冀事。答曰：愈叙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尚有遺落，據汴徐間老人
傳當時事，又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
本末。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此事尤足
證明。則房瑄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為得寔。嗟夫，瑄以時名
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宗倚任之意，又挾怨用人，致
敗國事，則瑄之流落以沒，非不倖也。後之為相者，戒之。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机，不顧國之甚。思明為祿
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于
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
天子命之節帥，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

圖之也若以叛逆之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由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乃遣人為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此豈國體也况河北殘寇尚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為向背之計思明既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計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凶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况內臣監其事也慶緒反于東都凶勢已去雖有衆教萬尚據相州人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何必二帥並命既以二帥俱元勳難于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既主其事必有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勳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于肯無畏避乎他將各自為謀子儀光弼盡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為內臣所制亦昏暗然也峴之名德為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奸回致崔伯陽等無罪譴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凶暴之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之寃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不言其寃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奸奏豈非為輔國所制既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為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獨為寃法是果不能辯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一闈人以護後微勞寵用迥不遂致強橫撓亂國法公卿百官承附者衆峴既為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任用雖出忿意是亦知懼也一闈人強橫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挫其銳若任之歲時必能制其奸惡不至于甚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為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至大惡憶肅宗中興之主也以逆寵內臣遂

卒惜至此惜哉

僕因懷思而賦分帥河北

論曰僕因懷思而賦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為已援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為之也肅宗寵信內臣為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勳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為其讒間遂罷兵權李光弼戰伐盡力動有奇功才謀

忠勇冠于諸將亦為朝思所挽致有敗衄懷恩前從子儀知其
事矣後事光弼憚其嚴而不附遂與朝思協議以敗其功又施
其計矣以李鄆之功不能固其權任况他帥乎又觀代宗即位
之始程元振輩用事於內甚于朝思來瑒后將相之任一不從
元振請託無罪而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慮賊
平罷衰他無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內
死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已乎大盜而存其餘孽
是必有兩憚而然耳人主任將帥使之盡忠有常盜道矣駕御
之術賞罰之典固不可失机會能不容權倖之人間其恩沮其
謀使內有所憚外無所撓天下有事即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
無事則荷眷寵而不衰替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
待將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為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子有
矣

顏真卿降峽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逆或為人所言自見其逆必無忌
心可矣為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顏真卿立朝議論風
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
必先咨宰相而後上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
甫國忠時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為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
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器不修衆

所共見况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為誹謗哉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
能辯其事而逐真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乎代宗行
事素尚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尚寬之為害也如此
夫君之為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
臣不敢擅權賢臣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
不容于立朝大曆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為馬承倩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
識之人惡可充其任况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

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尤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
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為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
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
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肯不親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
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為安不能制馭也大曆十年田承嗣叛會
李寶臣与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宝臣果能与李正
已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讎怨已雪功效已著此天
賜之机使唐統制河北也于是時朝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
勞其師思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論之則前日桀黠之心必盡
變今日已成之效必盡力乘勝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贖

帥守之寶臣正己自以有功于國各荷恩獎歆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跋扈必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為力豈非天賜唐統制河北之執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使將士而至高會不時進發故恩賞失明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承倩宣勞寶臣尤是貪愚之人不知廉恥不識事宜寶臣遺之百繇承倩詆罵擲于道中寶臣慙怒復與承倩相結正己窺之亦不盡力于是玩養承嗣朝廷不能制不教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臣可不鑒哉

李栖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者或不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于李栖筠知其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曆六年代宗祭載奸貪故任栖筠為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奸貪日甚卒不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伴况載內結倖臣外植奸黨使栖筠並相守道寡援尚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胡不罷載而相栖筠何至使憂憤而終也以必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之黨能惑人主始為之助代宗知載奸貪既已不惑其黨安能為助既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載罪誅之內援者戮外黨者逐又何難哉豈非稔載之惡俟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稔

其惡數年間亂國事害民生多矣蓋代宗優柔雖察載之惡而
斷之不蚤遂使奸臣大害于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開陵陽渠城原州

論曰揚炎為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庸之害
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議浚零陽渠不從嚴
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寔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
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當竭才力以吳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
不從人之善况浚渠之事嚴郢引內園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
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寔欲俟農隙吳功是將安衆
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仇其人矣蓋炎自恃
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知
宰相之議繫天下利害必在乎是耳未至於是有違之者安得
不從也從于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損才力何害大權乎
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之禍
敗後之為相者戒之

揚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揚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名誅之宜
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譖晏言嘗
託附孤死欲立韓王宗德不察虛寔便以晏不利於已至遣使
先殺晏後詔以忠州之叛罪之此君与相俱以私心殺害勲賢仍

誣其罪用掩已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也矣懼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于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已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勳賢之事在乃已怒矣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已聽讒殺賢之過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災之事肆諸市朝猶可戒已失道明國常憲使奸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盧杞奸惡益甚于矣乃加災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為君為相逞私欲如是相欲無禍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邊足為患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者彼荒遠貧苦之倍習爭鬪殺賊之事一日引之中國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救百人為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為關中患近十年高祖至款邊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藉回紇助兵雖與將帥全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貨賄茲固中國之醜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奔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橫兇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被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于賊賴僕固懷恩盡力始能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國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為驗乃唐事實

然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桀黠甚於諸戎結贊好謀尤多奸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泚交通為觀變之計賴天佑唐祚使遣疾疫而退不然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逆兩受賂遺且怨剽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因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也

盧杞奸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奸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為奸邪也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奸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辨也又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身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意之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恢光赴難奉天杞懼言已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恢光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辨其奸邪矣既辯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已之情懼臣下不盡力于平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已所為預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
改授僕射初韙以為晟恃功挾怨以沮延賞及詳其本末乃晟
忠於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勳位崇官極常慕魏鄭
公之為人思致君如貞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
延賞表論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
大用乃諭晟与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泐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
荐延賞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為強臣
之態也延賞既相為德宗寵待言無不從躋居相位雖無顯赫
才業言事荐賢頗稱純直延賞嘗與不足逐之遠即怒晟不解
以譏言罷其兵權又忌擲渾忠直擠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
欲用劉元佐李抱真軍收復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料
以助軍既罷晟兵權抱真輩不平遂亂邊任又減官詔下衆言
不便延賞復請量百員數以解謗訛作相數月既意報究舉事
輕脫如此固非宰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于德宗乎但
德宗好奸人必使延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時
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然將帥方成
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答曰將帥賢如晟名德為下信服
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為
強橫也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衆義為衆所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况平大亂為代一元勲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間晟且曰召我來何不具牛酒晟尋遣將出擊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勲復有是功效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賞懷怨于晟永間諛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使奉朝請盖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諛言何故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蕃數為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焉豈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勲全德時無与比尚疑而不任他帥窺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鎮而後為跋扈計者徃々有焉知天子疎忌賢少畏憚也聽諛忘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為深戒

宰相崔損便僻固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泰生民也德宗用宰相但說奉已耳崔損歷官清要無善可稱一奸人裴延齡荐之遂用為相居位八年畧無能效惟過為恭遜兼事便僻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衆議不容寵之終身焉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己者明矣助國之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潔守

正才識高遠論張鑑必禍言宦者于政識盧杞奸邪莫非深切
姜公輔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狗賊泚几止其亂柳渾方直慷慨
敢言憂平涼之會為我所詐尋如其言陸贄善文辭識事機
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懷光軍定李晟移軍致專力平賊之
議凡論天下事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教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
覺至忠之効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免復
加譴逐蓋忘其言直又為奸人所間也賢者既逐小人任用故
藩臣跋扈於外宦官專權於內法令不整朝綱日紊但容之然
務行姑息之政以苟目前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
乘之休屈矣然人主多悅恭遜便僻之人者以其循嘿不忤于
己為退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靜何由得至左
右也是必密為邪佞之計于進于時奸庸得志者以其附已趨
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類何不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
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苟不稱職但為恭遜便僻何補於事哉人
主何不察人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勲勞
濟物有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著時由賢者所荐耶由權倖所
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各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恭遜也人
臣于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為何如苟以循嘿為恭此正
不恭之大者蓋循嘿之人見君之道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
之安常保其寵時之危不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

得位君失道國不治我之寵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也庸
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嘿而貴我君失道國不治豈我
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
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明王哉我
贊助之必至于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位無媿
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于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
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于國知無不為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
者乎人君以忤已反謂之不恭多踈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
人臣固有美節可貴者如李靖在貞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恂
恂退遜似不能言李鄴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為宰
相知倖臣所荐竟辭不拜韋渙在大中間任京兆尹才望甚著
宣宗欲命判戶部渙嫉縉紳貪位敗教堅辭其任此可謂之退
靜矣若無才無功過事恭遜何足謂之退靜此正奸庸固寵之
術耳

唐史論斷卷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真廟堂之謀與之全列者得^{言不}不推其賢贊其謀以濟國事安可異議耶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雖平之尋為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為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常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致大亂憲宗又以鎮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相為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依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議用兵以取魏博

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正為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
奈他鎮救援何必又如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
之明論河北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管軍馬不編任一將故力
敵摧均為變不得又當主帥威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中固使
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為帥不能領事必偏任一將所任者權重
衆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計為賊中患矣衆既起變必歸軍
中一寬厚之人部將忽起主兵權懼兇鎮攻討非納疆土歸朝
則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
明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田晏以六州版
籍請命于朝是絳之策如神真廟堂之謀也初吉甫請用兵討
伐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之事以平常之見尚可異議
及田晏請命事已効矣猶請遣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田晏處
置賴絳力爭不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晏節度之命
使諸鎮畏威知恩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忠亮視吉
甫為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奸回之人也但耻智畧
不逮于絳故有橫議以挽其謀至使內臣援助几敗國事遂成
奸回所為也夫宰相謀謨係天下休戚已有不逮理當博采全
列嘉謨固當贊助若宋璟與蘓公評全相明皇璟則正多所謀
裁斷蘓順其美奏對則為之助故璟得盡其才為開元賢相蘓
亦獲美名于時若絳與吉甫權德輿全列絳吉甫列于憲宗前

論事形于言色其詣理者德與亦不能為之發明故時論以尋
默敗之然則宰相之任能了軍國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智謀
不至能逆全列之議而贊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全列議
論猶默不言斯為下矣若吉甫挽絳正論又与内臣相結凡敗
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為奸回也後之為相者切
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乎亂之志而成功不成事不立者
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為而不可蓋當興治
乎亂之時必究事机詳利害任賢者去時弊救者之類君不能
獨計必謀之臣亦未必皆賢必有異全之論若辯之不至則
惑則其事不行雖或行之一奸人沮之則半道而止矣此明
斷不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為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矣憲
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吳元濟于河南近鎮
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
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
鎮鄆二賊乘兇恣行逆計至遣其黨于都下害武元衡元及傷
裴度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相以安賊心憲
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朕用裴度一
人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

之至也京師凶賊竊發殺害宰相不抗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憲宗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漢之地朝廷恬于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乎

李鄴辭平章事

論曰李鄴辭平章舊史謂鄴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鄴初為李恢光從事不顧凶逆氣歛而奮其忠義以即官使徐州諭叛兵福福使之恬息任京兆著劉巖之名鄴之風節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舊用

武將有神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鄴奏罷之其不附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方貴寵鄴亦劉巖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璀歸朝荐鄴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鄴與承璀不相失者與天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不可慢百事及禮而已我謹于禮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能抗我事矣鄴之意止於此豈欲其荐已哉君子進用於時不可失其正况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懇辭其任正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全爾若謂鄴不以公輔自許則凡仕者非至懦之呂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况鄴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許為宰相也鄴耻為憲者所荐不願宰相之

貴以全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奸邪卑猥附權倖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鄙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宜注意于相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而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即位有吳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啟其机斷得武元衡裴珀李絳度裴謀議國事教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渙之地得為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于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于相之事焉荅曰希烈等雖劇賊迺于闢等然馬燧李抱真等李晟之將亦迺於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賊勢正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寔繫於相也建元中和之事難以疏舉今舉

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于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
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跋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叔
魏博反掌間耳時河北劇賊惟悅：既平李紉勢孤望風自降
况朱滔未叛等河北既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為哉但燧
与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全叛遂成
橫流之勢盖燧窺朝廷之事慮托所為險薄專招怨讎必無公
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荐高
崇文討劉闢崇文固盡心國事黃裳尚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
者制之諭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刘潼代汝黃裳既荐名将復以
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于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聞
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
於相豈不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
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奸人果何如
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乱後之君天下者宜鑒之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教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教相中裴度功尤大惜
乎以成大功遽為奸人所擠罷去相位何前日用度之明後罷
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乱鎮_鄭連謀變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
度賊勢莫遏天下乱矣憲宗既已明断用度：得盡其才經營
國事故朝政日修國威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

再見乎世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貞觀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皇甫鏞本以聚斂進用至為宰相度極陳鏞蠶息之狀一不聽細鏞自知公議不容並以狡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鏞以善價買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入言之鏞於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鏞言罷度相位何昏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人也當患難則能用忠良稍無事則必說奸佞用忠良所以成己之事說奸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上惧患難之大也後日寵鏞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之平也又素寵內臣吐突承璀方用事鏞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鏞得專養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惟慮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鏞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官衆多日益親寵不數月為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奸不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已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尚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遠者得不為戒

穆宗

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足議述

其本^末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和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鏘為相逐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教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皆由于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紬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教相得之何關裴度事耶荅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國威大鎮振州觀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贊受子朝憂^夕惧不敢保首領鎮既惧幽白懼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為乎亦由^由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獄訟稀少也况蕭俛段文昌建議銷兵先以失策植則輩常才可知知也魚不止失幽冀鎮魏博亦為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做驕逸不任奸人使度久于其位經制國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碩大勲德為輔必不至荒僻奸邪倖臣倖宰相則正必不敢肆其所為藩鎮惧宰相威略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既已逐賢相穆宗為君僅及中智教庸才相之眾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亂也長慶君臣之

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敬宗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願李逢吉凶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即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凶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賀于中書以明快意其奸兇氣酸至此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常為裴度因事貶官逢吉于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已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為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道何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度方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為身謀至明則深辨事理之歸處厚盡是道宜乎位至宰相才業名德重於天下也

昭愍遇害

論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納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繚綾所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教視^朝勤于聽政以此觀之本非荒暗之主若忠賢久于輔導

亦庶几漢昭之比也。但為內臣納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並不止昭愆之過，乃近臣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緣內臣仇士良致仕，戒其黨曰：今日為諸君言，以遠計天子莫教開，則讀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減玩好，省游幸。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常以毬獵、声乐惑亂之游幸之所，極奢侈，盡奇伎，使一處盛于一處，如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机，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殊間覘士良之言，則內臣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功業之君在位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况冲年之君即位之初，乎？雖忠賢輔導于外，間教日一見，率不過教刻，接对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內臣窮日夜惑亂所言者多狗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勝之哉？既惑亂之，又慮冲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禍及，乃行弑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弑逆再矣。後之人主得不凜乎？

文宗

貶杜元穎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自司勳員外郎加中書舍人，不週歲用為宰相。時議詞且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宜罄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但竭心于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畧無能效，著聞于時，已負國矣。及出鎮于蜀，遇昭愆冲年即位，首進毬衣、打毬衣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

好之奇貢奉相繼用圖恩寵以至纖息括歛大取軍民之怨不
忠無識一至于此人臣已為將相矣若守正獲寵此固至榮然
于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為主所疎矣必已無過
亦不為辱至於名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專道侈欲以圖
恩寵恩寵果深欲何為哉如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
三論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為意不奉君之侈欲也現德裕之
賢視元穎為何人蓋元穎窺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即位多繼
侈樂厚織人二長君尚若此昭愍童年尤當奢逸遂專以侈靡
奉之殊不知窺時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變起矣使元穎不
誅歛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外不失方面之任內不
失尚書僕射之位反以圖寵之故專務誅剝以取衆怨蠻賊乘
隙大害一方生是貶死遁裔後之為將相者可不戒哉

辨朋黨

論曰人居忠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福亂
國政也朋黨為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耳辨之不精
君子為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
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于國事非朋黨
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全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殺正
進非明君曷易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為小人所勝必矣蓋君
子之徒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

小人窺之懼君子之道行則不便於已取疑似之迹讒之於君
矣君子被讒人恥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
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但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于
人便於已險薄邪佞皆可為所以常勝于君子也君子小人情
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
事不能䟽舉直以唐之事四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
黨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
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有黨
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貞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教大臣相黨常
獨奏云此等相与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身太
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須駕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
至於此時房喬輩同心國事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
躁渡多猜惑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教賢何
以免責不惟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
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黨也永和末裴度崔群同相度
以勛德羣以仁賢為天下瞻望及皇甫鏞以聚斂進復結倖臣
取相位中外大以為非度羣累言鏞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
朋黨羣鑄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
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嘗有徒者君子之徒則同
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与卿相言似豈

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視鑄之邪黨如鳶皇之与蚊虻人
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邪衆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羣之
意非為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所謂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
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
黨明報讐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幼冲畧無所憚賴韋處厚不
顧凶險氣馘度言之大賢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
度復相憫紳貶逐然不能誅逢吉之兇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
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
大惡之然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閔輩在元和
中对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怒其言薄其思命故宗閔
憾焉後宗閔得_用排李德裕及其相与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
其相与者故交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
朝論事忠直有補於時所歷方鎮大著功效又裴度常薦之作
相為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劔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
事文宗臣之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羣邪不悅
竟為奸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無功效著
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揚承和求作相以此得
之及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後用此德裕之賢与宗閔不侔矣又
德裕所_與裕者多才德之人几于不黨但劉強之性好勝所怨者
不忘所与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_此宗閔之奸則情輕

也文宗但以其各有黨嫉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
又聽訓注所譖朝之善士多目為二李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
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為人
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為人君者宜戒之昭懿之弱為人君者
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為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
心焉且有人言于君曰某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
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又君當
詰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害于國病於人圖于利其
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誅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
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黨大則罪之小則誅之亦宜矣
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与言者位不相
遠乎素無仇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於
國何人才行有稱於時復叅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与被
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
能如此答曰在明与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与公安得
兩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說意親之不以忤意疎
之則明矣

制內臣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於此見旌善之事焉內臣自武后
稱制始預事尚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

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相林甫等既致時亂力
士貶死避裔矣肅宗朝學輔國以扈從微勞遇受恩寵至專掌
禁兵故輔國賜遷明皇升黜將相兇橫既極盜殺之于家矣肅
宗寵魚朝恩始命為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
朝恩驕橫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
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為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
兵赴援將帥俱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
死荒徼矣德宗寵竇文場霍仙鳴命為神策中尉織人裴均輩
附之徃々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輩權任既盛內臣亦
嫉之仙鳴被毒以死文場甚惧堅乞致仕僅免於禍憲宗寵吐
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平無功效尋以其黨納賄事所連
出為淮南監軍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為穆宗誅死文宗寵王
守澄奸惡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与貶者
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于時此內臣之尤盛者
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為盜殺一毒死文場福至而避亦奸名不
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既盛鮮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
恣其所為以至逆惡之甚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劍直著稱又
有翊戴憲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
名及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中尉不与
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中錫 家屬又有保衛昭愍之功

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獲
全名死有光寵為善之勅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
善惡之勅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
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不好頗得
其寔揚嗣復不領事理但謂覃訖已要君求退意不容覃至有
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与李石同相贊文宗為
治論議勤切文宗勵精亦甚聽細如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
敕長吏奉行不違思及天下縈宸与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
職以郭承嘏任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羨餘錢
令收貯以脩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
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點授衛尉卿嘉李石劄直之議
沮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抗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
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舊禮
一皆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奏事各扶所見動成忿競
無至功同心之稱又奏改舊制不令僕射尚書等論朝廷事文
宗取後宮之言議廢皇太子雖宰相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
然太子尋薨于太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十餘
家此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却覃之言豈非得寔嗣復

但恨覃沮已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為瑕釁盡力排之覃
與嗣復同相况居四輔之首既言政事二年不及一年亦自言
其過嗣復不共謀國事求其失而更之但快憤心以覃言為過
及罷覃獨當國政又何所施為哉不踰年禍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尚仁惠細諍諫重儒術時與大
臣論國事勤懇以致太平為忠茲可謂仁愛之主然資性
優柔之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体明
斷為大也若乏明斷雖勤政無過亦不免于孱弱矣文宗自即
位思內臣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
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
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窺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罪文宗
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久議不辦諫官懇論其事震
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鞠雖賴眾議稍辨其狀申錫竟
不免貶逐當時若出告者付外廷推究守澄雖巨惡詭迹顯露
其黨曷敢附之况馬存亮輩本不與之同心去之何難既去守
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復驕橫也此机既失仇士良權
力日甚士良嫉宰相李石劄正遣盜圖之几于致害中外知知
士良所為文宗若法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褒起之端正
士良典刑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

二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矣後之人君切
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珣等不惟褊狃之過乃不思
呂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即位晚節無子以陳王昭愍之子
立為儲貳李珣之議得其正矣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
宗武宗文宗之弟于次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既即位陳王李珣
何罪乃聽士良^之譖乘褊狃之性也己殺陳王矣又欲殺珣雖輔
相懇救其事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得正議也
正議者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
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賢可無他慮若知而未有大賢名或
無子孰敢正議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何時而定爭奪患
起何所不至豈非呂後代之亂耶如嗣復立安王之議^誠為不
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扶私而議國
事者如事狀曖昧寧知非譖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自裕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
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為邪佞所排不免就功業及相武宗英主
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

成筭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體上黨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
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虜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
帥邊延其後使王宰領帥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懼全軍以
出又以王宰少有願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
即隨時進兵太原之亂揚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使奸
言使王遂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于外者懼容軍攻
城并屠其家程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其策策不与諸將
全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黨既平太尉之命賞其
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懼位高而禍至耳既知其何不益修
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劉強之性取怨于人竟為奸邪所陷是知
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人
之所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足
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君於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得盡心
于事以成勲業而推公于人不敢竊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失惟
太宗得之貞觀中陳思合上拔士論意間房杜則立行竄逐蕭
瑀奏中書門下朋黨則折其妄言竟黜于外可謂能委任矣然
中門下議事必命諫官御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
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為將一言于朝靖已起而統

兵可謂能駕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
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
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觀前朝法令不行
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謀畧動合其
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權勢自重權勢既重天子始不悅之則
怨者得窺其隙而攻之矣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肯帖乎必
至於禍而後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尚致
太專之敕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為害大矣
哉或曰既稱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荅曰君臣之性皆雄
毅則銳於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無不卒武
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于牛僧孺李宗閔輩相
怨之久人人所知卒上黨之際奏逐僧孺輩明恃成功而報怨
僧孺雖非大賢嘗為宰輔矣德裕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避商
宗閔已出遠郡刺史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
異是舉其職乃不復驗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為集賢學士
無故罷職是一狗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禮
可矣何得一狗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固自當從
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
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
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荅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

之而不察其過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才其
心如是則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庶几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為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舉法令致
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宗宣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所禮蓄怨
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賢自不容矣况德裕性剛少恕不忌怨讐
與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畧無悛意宗閔固奸人常任宰輔
為遠郡刺史矣復乘成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之牛僧孺雖宗
閔黨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禍本仇
士良誣謗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陷已而
忽及涯餗子孫避禍于上黨者已為亂兵所害又為敕書寔涯
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夫宗閔已逐涯餗子孫已戮
尚聲其罪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得不惧乎不唯
不足者惧凡有勢位於朝非大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蓋大賢
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亦能施為或德裕專
權不容我之施設但彼之謀國無失足矣何須功効出於我哉
此所以無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寵
保位無至公之心于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於已故乘
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尚尔常不足者可知矣

小節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儉德以恤人
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禮重宰相至於微行以察取士
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
不知其大体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為世
所嫉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
于納賄有紊時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
行于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粗安乃承武宗
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于時何所
經畫哉至寵次于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開
人此尤昧人君大体也卒至內臣爭立嗣君几至於亂是宣宗
區區為善止于小節耳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况
即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為暴部將察其必敗之
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至禍亂綯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為暴聽其
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之意真庸人苟且之見耳尋致
大亂屠害十數郡生灵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綯之罪不
容誅矣綯為武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如此其後罪露
懿宗止命羅為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

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用韋保衡路巖相

論曰唐自天保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弊于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可救時之患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細黷樹私大紊時政刑殺無辜甚衆大臣忠諫逐之避裔保衡與巖乘勢陷人恣行敗逐二冗為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既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於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論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要切多中事机但同列盧攜奸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相結沮畋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祿山輩但因飢年驅細民餽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亂由朝廷衰微邪臣誤討任高駢朱威輩皆奸險無節爭功忌能玩寇久權養成賊勢賊勢既盛駢以重兵居天下之衝

反閉壁自固賴敗作帥於政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後傳檄諸鎮
激以忠義致勤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蹙雁門兵至得以平
之况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敗過其銳危乱可測乎又
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敗雖去鎮不親乎賊其功則由敗也
僖宗賞敗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東朝繼命致亮橫怒敗
公正与奸黨誣譖罷之僖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固
無所制國祚必至於亡也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為功臣之首雖麁猛之人朝廷恩賞至
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忠出于巢黨力屈來

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受同華節帥不因立功朝廷又与宣
武大鎮克用追賊還過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既
免不舉兵報怨奏討甚得人臣之体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
悅况帥宣武未久凶勢未張今無功名可以贖罪討之正得事
宜若乘克用兵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矣克賊既除使克用
感恩可以倚賴諸鎮觀之亦未必敢為相噬之計天下或未至
橫流也僖宗懦弱輔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遠之謀失此机
便卒致諸鎮交乱巨盜肆逆三百年宗社喪於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篡逆

論曰昭宗即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欲吳復而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与方鎮相結方鎮藉大臣為援大臣欲固權位亦結藩鎮為重孔緯有一時名望尚与朱全忠交通崔昭緯輩固宜交邪岐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以至於此昭宗欲何施為乎加之輕信易動而無謀何以制服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思信結一時之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平有賊大功爵賞已厚但為全忠所圖蓄怨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虜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鎮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教鎮既順使讓能肯相經營于內復引全心之賢贊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奈何不能用讓能之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命太原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尚能知勢不可為但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乱車駕不能寧處復由山逆之人以為輔相与巨盜畫篡逆之計乃亡唐祚衰哉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
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蓄書
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已之所
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沒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全學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
第杜衍在樞密府荐之除秘閣校理累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
轉運使由侍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
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獲其間聞者釋然

曾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巍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教孰若自
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崙渠誰謂胸中幹太
極元氣浩々隨卷舒昔來諫觀對天子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
乃獨見磊落出走並海飄長裾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
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舊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絕褒貶筆進
用祇調敷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萬世深根
固社稷百年舊叟休田廬素識孤生愛茅屋久將老母求仙俎
秋歸願事九江獲在出未倦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孟子豈
病王公踈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謹之論被遇

昭陵遂擢寘諫苑堂稱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者之風故
平生多喜言唐事每歎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後世乃倣春秋
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間善惡昭然可為龜鑑者因
著論以明之篇目凡九十有二皆君相之事臺諫之紀緝非徒
為是區區空言也其史記全書自歿取後白

禁中世所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竭未掌教

延平會朝廷寬錄之禁應

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與學錄却待聘

叅考舊史重加審訂鈔本于類宮以與學者共焉因念自古賢
人君子著書立言蓋將以明道言之所傳道之所以明也是書
成於嘉祐之初迄今百有餘歲而後顯其傳宣若有所待耶乃若
公進退出處之大概見于涑水廬陵南豐東坡四先生之論述
可以表信于世茲不復叙云紹興丁丑十月既望新安張敦頤
書

南劍州三學

准 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

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

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搜求到孫諫議唐

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縣學書庫錢雕行申乞
依

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劍州通判王朝奉詳定外牒本
學照會續准

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寔有益於
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今鏤板印行者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日

學錄 劉光
學錄 鄭待聘
學正 鍾世英

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劍州學教授張敦頤

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筠

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以詠

右朝奉郎知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許興古

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于笥必盥手然後啓之
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盡棄之此笥不可失
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
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備之宣州有急變乘驛遞往
不暇挈以俱行既行後金陵大火及轉運解舍弟之子察親負
其笥避于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史在乎
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聞自壯年至于白首及成亦未嘗示人
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魏徵姚崇宋璟論以與
之况他人固不得而見也元豐二載察自陽翟來洛陽以書授

先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此書
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此
書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見而未之
得下之驚喜曰子既我兼金不如願無以為報請受而藏之遇
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于天下使公之德業煒燁千古庶几
亦足以少報乎時冬至後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臣君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
治亂每為人說如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
晚歲讀書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
贍書未及成卒於家公既卒詔取其書秘藏府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
褚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亡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綠房瑄李
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畧皆舊史所不
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

君寔跋尾益復慨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為之翰不
朽之計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况
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于後世不已陋乎。

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至此見
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舊鋟板於其家塾。因
鬱攸之。變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本。鋟板于東陽倅廳之
雙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丞黃準命工鋟板。